



紫金文库

王明皓
著

东篱下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王明皓
著

东篱下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篱下 / 王明皓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068-6949-2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9953 号

东篱下

王明皓 著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成晓春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225 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949-2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我那桌子	/ 001
无字碑	/ 004
窗 花	/ 008
曾穿过这么一件衣服	/ 010
小鱼儿	/ 013
背 牵	/ 016
钓 鱼	/ 020
观插花	/ 023
植物科学画	/ 025
有种鸟叫毕勒儿	/ 027
雨中情致	/ 033
芒果的滋味	/ 036
窗外的芭蕉	/ 039
晒太阳	/ 041

文人画的意韵	/ 043
夜 醉	/ 045
一个极其执着的人	/ 050
应有的自信	/ 053
那条江的痕迹	/ 057
早春的悼念	/ 059
浅谈高晓声	/ 061
另一半的梦	/ 064
心 债	/ 066
格桥头村	/ 069
骑 马	/ 073
西家大塘	/ 076
却道天凉好个秋	/ 081
关于“黑哨”	/ 083
蔷薇花	/ 086
有房朝东	/ 088
想起了青云楼	/ 090
新西兰的绿	/ 094
墨尔本的河	/ 096
悉尼的海湾	/ 099
为先生祝寿	/ 102

人要有根	/ 105
大 水	/ 108
理解语文	/ 111
紫薇花开	/ 114
琴 声	/ 117
迷 路	/ 120
阳光灿烂	/ 123
浦口站	/ 126
永远的老师	/ 132
为林丹夺冠想到的……	/ 134
夏天种树	/ 137
游泳紫霞湖	/ 140
潇洒游一回	/ 143
一种记忆	/ 145
“行者”印象	/ 149
激情永远	/ 151
留 影	/ 153
曾经“丢失”的历史	/ 156
胥塘桥下胥塘河	/ 159
种福堂	/ 166
陆坟银杏	/ 175

感受陪弄	/ 180
金七老爷庙	/ 184
圣 堂	/ 190
穿越弄堂	/ 195
卧龙桥随想	/ 200
“西园”与“南社”	/ 207
廊棚文化	/ 211
一个并不过时的笑话“称土”	/ 215
东篱下（代后记）	/ 219



我那桌子

原先，一进我那屋，迎面的写字桌就像个冠冕堂皇的人，高高大大，八只脚稳稳地立着，漂亮得很，那是结婚家具中的一件，五六年了，我还没正正经经用过它。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用它了，成天伏在上面写小说。三两个月下来，那眼就有些发花，小说就觉写得不那么妙，一切原先想好的东西，便都扭动着变了形，胸口也像有个东西憋住，堵得慌。我发现问题似乎并不全在我，是写字桌这玩意儿不怎么顺溜。便不写，用尺将桌一量，79厘米，它也确实太高了。这写字桌是木匠照图打的，所谓“没得规矩，不成方圆”，木匠没有错。但我也没有错，不是说要量体裁衣么？不是还有个“削足适履”的笑话么？一旦思索到这上头，我便强烈地感到，倘若我再想在这桌前面坐下去，就得“削足适履”了。我的精神陡然振作起来，一下把写字桌掀翻，瞅了瞅，量了量，一切心中有数，便锯，八只脚，一律去掉5厘米，

直忙得大汗淋漓，兴犹未尽。再坐到桌前，感觉极佳，让履适应了
我的足，东西也就行云流水般地在笔下淌了。

过不到三五天，美好的感觉消失殆尽，那一身的不自在又卷土
重来。我动动腿，腿的活动范围太小，人好像给固定在了椅子上，
这就又找了个明白，桌子矮了，抽屉当然也是要朝下落的。卡住了
腿坐在那里，坐相必然恭敬，样子也必然很蠢。愤愤然地就感到一
张写字桌竟还有这般讲究！当然这会儿手又痒痒起来，拉出抽屉，
就发现了问题的复杂，写字桌的各个部位，是一环连着一环的，不
仅要锯抽屉的头子，要锯它下面的一个横档，还要把抽屉的另三面
统统锯掉5厘米。犹豫了一下，想到了一劳永逸，便一不做，三不
休，干了起来，两天后一切如愿以偿。再坐下写那劳什子，便又流
水行云般的，感觉好极了。为了防备不测，这回我干脆把锯子什么
的倚在了桌边，心中便觉有了底气，一直让它伴着我，把小说里面
的人写到了该死的死，该活的活。东西写好了，那个心情是极为自
在的，连看那写字桌，也添了些自豪。天下有几人写东西，能像我把
张桌子翻过来掉过去地锯，又锯得如此洒脱？

问题在于我的朋友们来，那眼神就不对，一进门，十个就有
十个第一眼就盯着桌子。我心里毛毛问：“怎么了？”他们就“哦，
哦”着，顶多说一声：“看上去好像矮些了。”于是人一走，我又重
新打量起桌子，发现它的确不是原来的味了，很难看，像只欲爬不
爬的螃蟹，又像只妇人们牵在手中“汪汪”叫的矮脚狗。我几乎在
一瞬间恍然大悟，木匠照图打桌子，绝对没错，是我东西写得不顺
溜，“睡不着觉怪床歪”了。于是我下定决心，以后东西再写得晕
了头，也绝不再搞锯桌子的游戏了。

后来我又写。然而没挺出半个月，我又对桌子动手动脚起



东篱下

来。因为那种由写作而产生的困扰，那种闷闷的情绪又在无端地涌动。

这时，我发现这桌子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

无字碑

立在明孝陵四方城内的那块神功圣德碑，据说原先并不是这一块。原先的那块因其过大、过于沉重而无法移动，终被弃置于阳山之侧了。此碑俗称为“阳山碑材”。阳山，自明孝陵往东行约五十里，靠近一个叫“坟头”的村子。

暮春三月，我慕名去看“阳山碑材”。从坟头站下车，沿条水泥铺成的路走一小段，就踏上了崎岖的山间小道。小路十分顽强地忽高忽低，曲曲折折地向山里伸延，越走越觉得两边的山朝小路挤压过来，一说话，声音就在山间回荡着，悠悠然地叫人生出一种与世隔绝了的孤独感，唯路旁一条山涧，泉水在跳跃般地流淌着，激发出些许的生气来。

见着“阳山碑材”是在转过了一道石壁以后。先是两眼豁然开朗，群山间托出了一片平旷的凹地来，继而扑入眼中的是两座小山似的巨石，拔地崛起，相峙而立，接着便见一道石壁，横亘在它

们的身后，俨然铁打的城墙仿佛。我有些被这闯入眼中的景象镇住了，这就是久闻的阳山碑材三大件：碑额、碑座和碑身了吗？从小山似的两块巨石——碑额和碑座间穿过，走近碑身，便见那上面布满了凿痕，亲手摸摸，始信它确非天公的造化而是人力所为。又发现这碑身的下方悬离于地面约1米，俯身下望，只见它的底部已凿空了，只中间四五个支点与两头仍与地面相连着，想钻进去看仔细，才伸头，便有种整座山也会倾倒下来的恐惧，终不敢一试。据《南京简志》载，这碑身长48.3米，宽12.2米，厚4.2米。于是我试着，若加上碑座的16米，碑额的10.7米，把这横躺着的碑身完整地竖起来，就有75米的高度，如若按三层一层的高度来推算，就是足足25层楼的高度了。然而楼房是可以一层一层砌的，而此碑却是实透了心的三大块呀！重约5500吨，当今世上有一次起运、吊装5500吨的机械么？

不知道。仰头朝这横卧着的碑身上望望，头脑真是有点晕眩了。

慢步走到碑身的西端，一折，便见碑身的后面与山体之间有道两人宽的石缝，笔立而又阴森森地伸展着，向里走十步，抬头一望，便觉天变得十分地悠远，只剩下了头顶上方的一条线，再向里行，石缝更窄，唯碑身与山壁上布满的凿痕，见得更加真切了。遂想到这碑身当年从这山的母体中分离出来的艰难。

此石缝太窄，太深，亦太高，偶有山风穿过，撞击于石壁间便给人以金属般的铮响，似凿壁声，闻声后人的心便有点儿悠悠然，直飞到当年那开山凿石的情境之中了。惶惶然觉得不宜久留，速速地退了出来。

唯耳边似还震响着以鑿击石的铿锵声。

看着这横卧的碑身，我觉得它是一部无字的史书。它是明成祖朱棣为他父亲朱元璋准备的。当年为此动用了数万囚徒，毕十数年之功才搞成现在的模样。却又因为无法搬动，被弃置在了这里。这朱棣不是有点儿蠢吗？

但若想到开凿这碑是在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以后的事，就可能琢磨出另外一点味道了。“靖难之役”朱棣金戈铁马，带燕赵之兵攻入南京，夺了侄儿的皇帝宝座。这本是篡位的举动，为服天下人的心，请方孝孺写即位草诏不成，干脆车裂了方孝孺，使之暴尸于市，又将株连九族发展到十族。第十族就是学生，连学生在内，朱棣整整杀了与方孝孺有关的八百七十二口。于是为了同是压服舆论的目的，腥风血雨在大江南北弥散开来，类似的案件连绵不断，以致各地都出现了“村舍为墟”的情景。也是从马背上打出江山来的明成祖朱棣，懂得舆论在于压服同时又在于制造，于是就有了此碑的开凿。

明成祖朱棣开凿此碑的全部奥妙，恐怕恰恰就在于凿碑这个行动的本身。用开凿这碑来证明他与父亲的血缘与亲情，来证明他的正统，如此而已……

这碑的另一端，目力所及我陡然发现似有条小路，曲折蜿蜒着能抵达碑的上面。我登了上去，两面绝壁，无遮无掩，四米二碑身的厚度因了高，就觉得窄得不能再窄了，动一动就有了要摔下去粉身碎骨了的感觉，只好坐下来喘息着。无意间，我看到了我曾走进去过的那道被凿开的石缝，现在从顶上朝下看，便觉是被人轻而易举一刀切开的。轻而易举？也就在这一瞬间，我仿佛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可能我真的把朱棣看得过于拘谨了。这碑材虽说巨大，可与更为巨大的阳山比起来，不过是在其中裁出的一条边，切出的

一个角而已。朱棣自攻进了南京，杀了方孝孺们，可以说是把不服，不顺从的人连同这些人的情绪都统统辗成了粉末，他还怕个谁呢？不是吗？随即他的举动就是迁都北京，而后便大修长城，以全力对付可能南侵的北方部族，他当时感受到的确实威胁应该是在长城之外，而对南京这地界已经是很放心的了。

可能一切都被我想得太复杂了……

明成祖朱棣开凿此碑的动机，说不定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天下者，谁家之天下？我的！一挥手間定下来的事，如此而已。

我从石碑上下来，山间只我一人独行。路边的山涧随着我自阳山而出，依旧一路伴着我奔腾激越，流水淙淙。

阳山碑材，它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抹不去了。它独特，它确实是块举世无双的无字碑。其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西安秦兵马俑组成的赫赫军阵，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横越东西的万里长城，不都是一座座无字的，举世无双的碑么？

阳山碑材，这块布满了凿痕的无字的碑，比之长城，比之运河，比之秦兵马俑来，它似被有意地浓缩了……

终于我走上了宁杭公路。等车时，才留意到对面路边竖着一块铭碑，蓝底白字，上书曰：坟头。我思想深处萌动着的东西豁然洞开，再切当不过了，坟头，数万凿碑人的白骨就埋在这里，它似为阳山碑材作了一个最有寓意，也最完满的注脚。

窗 花

我住底楼，一面临街，临街的一面我修了间封闭阳台。

站在阳台上，空荡荡的玻璃钢窗，觉得跟街反而更贴近了，回首阳台内，又会生出些家徒四壁的感觉来。我试想，若在窗上贴上些窗花，或两椅中放一茶几，或置一桌一椅一书橱，闲时独坐，啜茶、冥思、摆弄出些文字来……这便是间了不得的雅室了。

现在所说的窗花，不比先前，是种叫窗花贴纸的东西，各色的图案就印在半透明的塑料纸上，满贴于窗，一种现代的气息，很美。我看中一种是印着白花的，又试想着把它贴到窗上，便激动得有些透不过气来。那样，阳台改成的小屋，便一片的素白，一片朦胧的氛围了。当真要去买，才知它是舶来品，价格比很好的窗帘布还要贵出五六倍，却又潇洒不起来了。才体会到为什么只有个体户的餐馆、发屋的门窗上，才能极吝啬地贴上那么几条。这便生出些缕缕的悲哀。但一眼扫过成百上千个窗，竟未发现谁家贴了这种



窗花的，心境便也就祥和起来。

窗花的事就这样搁了下来。

入冬，那天飘了大雪，漫天皆白。夜里睡得很冷，第二天早起拉开窗帘，屋里骤然耀眼的亮，望一眼外面的阳台，全变了。开门走进阳台，从上到下所有的玻璃上都结了冰花。雾凇奇石、云海苍苍，雪花累累坠于枝，浪涛涌涌击于岸，都晶莹着，闪亮着，小小的阳台上气氛宁静而朦胧，变成了一个奇幻的世界。细着瞧，就可以看到热的气息与冷的环境在玻璃这个临界点上极富个性的幻化。先从某一点上凝散开去，如株巨大的榕树，枝杆恣肆蔓延，接近边沿，也就越发地枝叶披纷，硕果累累，每一笔都流畅自然，每一笔都精美绝伦。我惊叹不已，深深地陶醉了，蓦然意识到，这不正是我曾欲想有过的那么一间小屋么？天公的造化，它为我阳台的每一块玻璃上都贴了一幅窗花。

打开窗来，银装素裹，一片雪的世界。百厦千窗，窗窗都蒙上了洁白而晶莹的窗花。一夜的寒冷，催开了无数的奇葩。遂想到天公不吝我何吝，我需追回一个人生的潇洒来。

曾穿过这么一件衣服

我曾穿过这么一件衣服，是件短袖翻领的白色香港衫。

我在农村当过八年知识青年。八年时间，一个小日本也给打败了，时光不能算作太短，可我七六年初几乎是赤条条调回城的，身上的衣服无一件不是补丁贴着补丁。倘再穿这么一身去工厂，母亲旧脑筋，老也觉得不太适合于城里人的眼光。于是东拼西凑为我做一身卡其布的上下装，钱不说，家里三个人一年的布票便因此为我而付之东流了。但我总算堂而皇之地把一冬一春混了过去。春去夏来，转眼天又热了，卡其布的长裤长褂怕是不宜老捂着，母亲为此又犯起愁来。于是东跑西颠地动用了她全部的智慧、手段和精力为我做成了这件香港衫。

那天我穿着这件香港衫上班，人朝车间门口一站，哇！众皆哗然。同事们围上来直着眼看，似先不忍问，等看够了，这才用最简洁的字下评语，“抖！”“飘！”“摆！”继而才问：“什么料子